

七日談

（吉林篇）

一九三七年，後來寫出了反烏托邦小說《1984》的喬治·奧威爾作為國際反法西斯主義者聯盟的戰士，參加了西班牙人民抗擊弗朗哥政權的鬥爭，值得提及的是那是一次全世界正義力量的大集結，在國際反法西斯志願者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著名的名字——海明威、聶魯達、安托萬·聖埃克蘇佩里、羅伯特·卡帕、阿瑟·庫斯勒、安德烈·馬爾羅、白求恩等等。奧威爾當時的名字是埃里克·布萊爾，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講述了自己的前線生活：「記得我在靠近阿爾丘比爾的壕溝裏放哨的時候，在嚴寒中我經常一遍又一遍為自己背誦霍普金斯的詩《菲利克斯·蘭德爾》——我想你知道這首詩——以此來打發時間。」那是一首有關如何面對死亡和怎樣與命運和解的詩，也是一首有關生命意義的詩，奧威爾在戰壕裏背誦這樣一首詩，當然不只為打發時間，他是要從中尋找自己面對死亡的勇氣。

讀到這個片段時，我的腦海裏立刻想起美國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那句為人熟知的話：「詩歌的高貴在於，它是來自內部的暴力，保護我們抗拒外部的暴力。」沒錯，在現實層面上，詩歌會改變我們的內心，苦悶時想起「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鄭燮《竹石》），我們會振作精神；迷茫時想起「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李白《行路難·其一》），我們會豪氣干雲；困於時局時想起「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雪萊《西風頌》），我們會多一分與逆境抗爭的韌性；囿於心胸和眼界時想起「當你啟程前往伊薩卡／但願你的道路漫長／充滿奇跡，充滿發現」（卡瓦菲斯《伊薩卡島》），我們或許會重新為自己確立一個更跌宕激越的人生願景。簡單

殘缺的世界裏永不缺位的精神盟友

任白

說，詩歌會通過改造我們的精神世界，增加我們面對外部世界時所需要的能量和勇氣。詩歌不能移山填海，但是被詩歌力量感召和充溢的人卻可以創造奇跡，這在人類早期詩歌中就體現得非常充分。比如在《詩經》中就有這樣的詩句：「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邶風·柏舟》）、「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小雅·天保》）、「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小雅·十月之交》），而《楚辭》中更有「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離騷》）這樣的偉大詩句。古希臘詩歌中也能找到與之相似的句子，如「既然庸庸碌碌也難逃一死，何不奮起一搏？」「我的生命是不能賤賣的，我寧可戰鬥而死去，也不要走上不光榮的結局，讓顯赫的功勳傳到來世。」（《荷馬史詩·伊利亞特》）

為什麼是這樣呢？因為人之所以能成為萬

物的靈長，根本原因在於除了靈活健壯的肉身和高度發達的智慧之外，人還是一種複雜奇妙的精神性存在——人會為自己的生存構建意義，這樣就可以忍受難以想像的痛苦去達成超越個體生命的偉大目標；人會用審美活動去塑造自己的生活，所以人生不但有飽腹之歡，還有弦歌之樂；人會編年紀事，從歷史的廢墟上眺望明天，而不是像其他生物只能把簡單的趨利避害的因應之策刻錄在基因裏。從這個維度上說，詩歌是人類精神的最高存在形式，是人構建自己精神生活的基礎材料，是在面對生存挑戰時為自己創造的永遠不會缺位的精神盟友。里爾克在《安魂曲》中曾寫道：「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所謂「敵意」其實是一種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力量，它是偉大詩歌的本質與靈魂，是支撐人類在外部與內部的多重暴力衝擊下，不至於匍匐於大地的不朽骨格。

當然，人類的精神生活不只有衝突和挑戰，也時時需要檢討和省思那些無處不在的迷亂和偏執。一個有意思的例證是被稱為「9·11詩人」的亞當·扎加耶夫斯基，他是繼米沃什和辛波斯卡之後的又一位出生於波蘭具有廣泛國際聲譽的重要詩人。二〇〇一年「9·11」事件發生後，九月二十四日的《紐約客》上發表了他的詩作《嘗試讚美這殘缺的世界》，引起巨大反響，雖然這首詩並不是專為

「9·11」而寫，但在人們被無以復加的憤怒所裹挾，被宛若地獄的災難場景所震驚的末世情緒中，扎加耶夫斯基沉靜理性的聲音不但紓解了人們的哀痛，同時還把殘缺世界的另一面——值得珍惜的諸般美好——陳列：音樂、野果、紅酒和雖將遺忘但仍可期待的漫長旅程。那麼，就讓我們一起重溫一下這首感人詩作吧：

嘗試讚美這殘缺的世界。
想想六月漫長的白天，
還有野草莓、一滴滴紅葡萄酒。
有條理地爬滿流亡者
廢棄的家園的蕁麻。
你必須讚美這殘缺的世界。
你眺望時髦的遊艇和輪船；
其中一艘前面有漫長的旅程，
別的則有帶鹽味的遺忘等着它們。
你見過難民走投無路，
你聽過劊子手快樂地歌唱。
你應當讚美這殘缺的世界。
想想我們相聚的時光，
在一個白房間裏，窗簾飄動。
回憶那場音樂會，音樂閃爍。
你在秋天的公園裏拾橡果，
樹葉在大地的傷口上旋轉。
讚美這殘缺的世界
和一隻畫眉掉下的灰色羽毛，
和那游離、消失又重返的
柔光。
你看，詩歌呈現真理的方式並不靠邏輯或數據，它只是把那些我們生命中不可刪除的部分擺放在眼前，你讀着它，腦海裏不斷閃現那些曾經讓我們流淚的時光，就會覺得生活即便存在痛苦，也必須繼續下去。



▲吉林長春南湖公園秋景。

新華社

春城賞荷

盛夏時節，昆明市大觀公園內的荷花漸次綻放，吸引眾多市民、遊客前來欣賞。

市井萬象

新華社



琳琅滿目的雜誌

每次坐火車，我都習慣提前到達火車站。於是，我幾乎都會有接近半小時時間逛火車站的雜誌店，而這半小時每次都是意猶未盡。因為，德國琳琅滿目的雜誌，真是看不夠。當今時代互聯網和智能手機已佔用人們大部分的信息來源，當報攤雜誌亭已不知不覺消失在街頭的時候，你會在德國火車站的書店裏驚喜地發現一大片報紙雜誌書架。從常見的新聞時事商業財經類雜誌——大名鼎鼎的《明鏡周刊》《焦點》《時代周刊》《經濟周刊》，到專業的科學IT計算機——《科學畫報》《CHIP》等等，再到貼近生活的生活雜誌、文學期刊……應有盡有。

而佔有最大位置的，猜猜看是什麼？家居設計和花卉園藝。從最前沿的家裝設計傢具單品《美麗家居》，到日常的手工藝雜誌《DIY》《花園》，到專業的生活理念雜誌《極簡生活》，可謂面面俱到。

這很好理解，德國的男人真是愛極了自己裝修房屋，動手能力也極強。但凡是不住在市區，家裏有個小車庫的，他們一定在車庫裏有一間工具間和木工房。隨隨便便做個小傢具什麼的，幾乎是信手拈來。所以很多人說德國人是技術宅，有技術、宅家裏、搞裝修，便是他們周末最大的愛好之一。

但是，這些家居設計雜誌並不是

這些手工藝匠人看的，而是他們的太太看的。沒事翻修一下家裏的裝修，太太永遠是提出想法的人，她們的想法當然是來自於閒時翻看的各種家居雜誌了。先生敲敲打打完成傢具，太太來布置軟裝，真是合理搭配。

花園本身要美貌不說，花園裏摘來的花花草草也會是家裏軟裝重要的一部分。種種花，細細研究花期、品種，都是德國人閒暇時光重要的家庭活動。於是，園藝雜誌在老一輩人的手裏依然如珍似寶。除了家居類，德國人還喜歡的幾個大類別包括汽車、音樂、戶外運動和寵物。這些類別中甚至有細分的小類別，比如說古董汽車、電子音樂、划船攀岩、愛犬等等。

除了這些主流愛好，德國還有自己特有的小眾雜誌。

沒想到吧，德國人還特別喜歡科幻奇幻雜誌，從科幻故事到星象研究，都可以定期出雜誌。還有咖啡期刊，德國人對咖啡的鑽研程度比想像的還要深刻，特別是柏林這個咖啡烘焙「聖地」，當然少不了咖啡雜誌。

街頭文化、亞文化、批判藝術、復古科技、抽象主義……這些我幾乎很少聽說的罕見主題竟然都有自己的雜誌。有一群人在背後兢兢業業地為他們鍾情的這個領域全情投入，把信息和知識印刷成一本一本書刊，定期分享。這是多麼大的熱愛和投入！

德國的雜誌架，是文化的縮影，是社會的縮影，是人們心中所向的集中地。



如是我見
邱健恩

《倚天屠龍記》有這麼一段情節：張無忌與殷離孩童時在蝴蝶谷相遇，殷離想要帶張無忌回靈蛇島陪伴，張無忌拒絕，還在對方手背上狠狠咬了一口，留下齒印。長大後兩人重遇，張無忌化名曾阿牛，殷離卻認不出眼前人。後來張無忌以為殷離死了，在木碑寫上「張無忌謹立」等字，殷離醒過來後才發現真相，卻沒有選擇與張無忌在一起，決意離開。她所喜歡的是當年在蝴蝶谷拒絕自己的那個張無忌，而不是眼前人。這段情節出自最後一回，金庸畫龍點睛，用回目「不識張郎是張郎」突顯重點。中學時看到這段情節，不明白殷離的情感狀態，但行年漸長，愈發體會金庸想要表達的想法。我們其實都是殷離，每人心中都有一位張無忌。

今年是金庸小說面世第七十年。七十年來，一代又一代的華人又是如何活在金庸的武俠世界之中？

金庸寫了十五部武俠小說，總字數八百九十萬字，前後最多有七個文本。

不難想像的是，每個年代的人即使沒有閱讀過金庸小說，在各自不同的成長階段，總有這麼一個機會遇見「金庸」。然而，那會是怎樣的邂逅機緣呢？

一個老讀者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在報上每天讀《神鵰俠侶》，會為楊過與小龍女的愛情悲歌而嘆息，也會因為陳玉蓮扮演的小龍女而有了更真切的想像。千禧年後聽到黃輔棠《神鵰俠侶交響曲》或會因此而潸然淚下。他到底遇見了哪個楊過與小龍女？

《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真的活得瀟灑？還是只因聽過黃霑的《滄海一聲笑》，腦袋才有了那種放浪形骸的瀟灑

不識張郎是張郎？

脫？電視台重播《虛竹傳奇》，一個剛「被分手」的小伙子，雖然從未讀過《天龍八部》，卻會因為關正傑唱的插曲《情愛幾多哀》而對段譽求而不得的遭遇有了最感同身受的體會。到底，哪個才是「金庸」？你和我都像是電影《奇異博士II》中的那個少女America Chavez，能夠穿梭於平行宇宙。不同的只是：金庸小說的平行宇宙，除了金庸自己，還有無數文創人參與建構。

事實上，從雲君一九五六年為《碧血劍》繪製第一張插圖開始，平行宇宙之門就已經打開：永遠有其他人同時改編、創造文字以外的金庸世界。平行宇宙是新衍生出來的天地，自然不同於金庸的元宇宙。根據金庸同名小說改編的粵語電影《倚天屠龍記》（張瑛主演），武當第七俠改名換「性」，由男人莫聲谷變為女人施金鳳。不獨如此，電影中金毛獅王謝遜並未瞎眼，殷素素也沒有在冰火島誕下張無忌。原著橋段不好嗎？「不，改編就是要改。」

金庸何嘗不是一手開創小說平行宇宙的有力戰將？他多番修改小說，從人設、主題、情節到對白、武功，以至小說中人对生命的感悟，信手拈來，小說每一行每一句都有着他斧鑿改動的痕跡。金庸絕對明白，改編就是改編，必然會加入改編者



想要呈現的另一種解讀效果。否則，他大可在批出改編版權時，加進「不能改動」的條款。

金庸小說有着為人熟悉的主題、情節與人物，而改編者又有大的自由度在原著題材上加添一筆。因此，「讀」金庸小說改編作品，又何苦拘泥於張無忌修煉「九陽真經」到底練了五年還是十六年（電影《倚天屠龍記之九陽神功》情節）？金庸可以增加明教聖火令數量，讀者又何必硬是反對令上文字必須為波斯文而不能是漢字（電影《倚天屠龍記之聖火雄風》情節）？當人人都以白月光標準來討論理想情人該是何模樣時，殷離六十二年前早已表明立場：「我一點也不喜歡」，一切對話都是徒然。

或許有人會說，金庸是原作者，自然可以修改小說，改編者如果想重新創作，何必掛羊頭賣狗肉？然而，金庸真的可以按照意願修改自己的小說嗎？曾迷醉於修訂版的你，真的滿意金庸為黃藥師設置師生戀情節嗎？你曾對王語嫣最終回到表哥慕容復身邊而表示抗議嗎？事實的真相是：只要不是自己的白月光，即使由金庸親自改寫，也無法認同。

然而，面對金庸小說改編作品，與其像殷離般拒絕接受，倒不如學張無忌練習太極劍，不要一板一眼施展原來招式，而是如張三豐所說：「不壞不壞，忘得真快。」讀金庸小說，觀賞改編作品，從來都不是要尋找標準答案，而是欣賞各種開放的可能。萬象金庸，既是金庸小說觀照人生體驗世情的萬象世界，也是歷年文創人觀照金庸小說的萬象世界。

「不壞不壞，忘得真快。」讀金庸小說，觀賞改編作品，從來都不是要尋找標準答案，而是欣賞各種開放的可能。萬象金庸，既是金庸小說觀照人生體驗世情的萬象世界，也是歷年文創人觀照金庸小說的萬象世界。

◀一九八三年電視劇《射鵰英雄傳》改編自金庸同名小說。劇照

享受夏日慵懶

的小蟻吸引。這些小生命竟排成細長一線，牠們因背負沉重而緩慢移動，但又井然有序地前行，那麼專心致志，那麼心無旁鶩。牠們正以自己的節奏跋涉於烈日之下，全然不顧時間的催促——原來慢，亦可是一種專注的奔赴啊。

鄰居家的菜園裏，繫着花布圍裙的老人也正不緊不慢彎着腰，把嫩生生的青菜一棵棵摘入竹籃。遠遠隱約傳來孩子嬉鬧的聲音，像清亮的溪水撞擊卵石那般清脆，卻並不聒噪擾人——城市的喧囂似乎被蟬鳴與清風濾過，化作了薄紗般柔和的背景音，唯餘一片寧謐覆蓋着這個小院。牆上的鐘擺，似乎終於記起職責，指

針終究顛顛擲擲動了一下。可時間分明又像被溶解在灼燙明亮的盛夏陽光裏了，變成一道流移緩慢的光影，沿着窗櫺一寸寸爬行、升騰，直至悄然隱沒於檐角之下。所謂慢生活，原本非是無所事事的枯坐，而是心的從容呼吸，靜觀時光如絲綢般從指尖舒緩滑走而不生焦慮惶惑。

慢下來，不是時間滯滯不前，而是我們終於懂得給予每個瞬間它應得的重量。在這個閒散的上午，我恍然覺知：慢，原來也是一種特殊的奔赴——我們無需追逐鐘錶，而是從容俯拾起生活中所有被忽略的細微光芒；放慢了腳步的靈魂，才能擁有足夠的空間去容納生活的細碎閃光與幽深處的回響。